

广西侗学丛书·作家作品选集

YUANBIAN SHIYE
杨尚荣 著

园边拾叶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广西侗学丛书·作家作品选集

园 边 拾 叶

杨尚荣 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园边拾叶 / 杨尚荣著. --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10

(广西侗学丛书·作家作品选集)

ISBN 978-7-219-06870-0

I. ①园… II. ①杨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04483 号

责任编辑 张 平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sh.cn>
排版设计 南宁广印企业策划有限公司
印 刷 广西美源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32
印 张 41
字 数 770 千字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-500 册

ISBN 978-7-219-06870-0/I·1262

定 价 168.00 元(全套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序言：我和老爸旷日持久的战争

杨瑞玲

妈妈说，小时候的我很爱哭，特别是在晚上，小嘴巴从没有闲过，经常会“依依呀呀”地来场通宵演唱会。我唱得是不亦乐乎，却干扰了老爸和周公的约会。每每此时，老爸总会忽的掀起被子，“啪”，一个大巴掌送到我的小屁屁上！演唱会遭到不明袭击——暂停。老爸终于可以安然躺下，继续他的美梦。“哇”——暂停的演唱会在我明亮的嗓音中重新拉开帷幕。

“哈哈，你亲爱的老爸和你是大眼瞪小眼，最后，他只有乖乖地拉起被子，蒙头睡去咯！”妈妈“幸灾乐祸”地和我述说当年情景。

咄！父女之战之第一回合——女儿胜！

妈妈说，比“小时候”还大一点的时候，我不乐于开“演唱会”了。上天让我遇到了口琴，这种吹吹气就能发出美妙音乐的宝物实在让人爱不释手。征求老爸大人意见，可买否？老爸大人回复：不予通过！那时正值干部工资拖欠困难时期，家里的财政收支呈赤字状态。仅比“小时候”大一点的我，哪里懂什么“赤字状态”，就使出我的三大法宝——哭，摆手，跺脚——激情动感演唱会隆重开演！

老爸大人只好去买一个给我。

依耶，父女之战之第二回合——女儿胜！

妈妈说,在终于结束“比小时候大一点”的时候,我光荣步入“青春叛逆期”。每天捧着韩寒的《三重门》奋发向上,压着教科书在头底酣然入睡,脑子里尽是“活出自我,彰显个性”之类的名言警句。突然有一天,老爸郑重宣布:“暑期全家外出旅游!”于是乎,我们沐浴着社会主义春风出发了。行程中,老爸带我们游览了广西各大高校的旖旎风光,我那年少叛逆的心被大学的魅力激起层层波澜。当大家沉浸在象牙塔那恍如隔世的宁静中时,老爸总会应景地沉吟上一句:“人要是有机会上大学,自己却不珍惜,真是人生一大憾事哟!”在老爸那若隐若现的银丝中,我忽然明白了此行的真正目的……

老爸的用心良苦,不比自分高下。

嘿嘿,父女之战之第三回合——老爸胜!

老爸爱看书,外出回来,总少不了带回几本新书;回到家,书房总是老爸的最爱。老爸还挺傻的:他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吟诵出名篇佳作,比如《卖炭翁》,然后叹息卖炭翁生活的艰辛,以及卖炭翁卖炭的时候,老实得都不会讲价……

老爸能写文章,这是我从周围大人们到得信息。嘿!我也爱看书,又没他傻,不就是把脑子里的东西反馈成文字嘛。于是我就心里暗下劲,这个写作嘛,我得向老爸宣战!我要写得比老爸还要厉害!可刚下定决心,自我感觉比我还优良的妹妹跑来和我说:“看完老爸的文章,觉得老爸真是厉害!”

自信心便有点受打击。

父女之战之第四回合……

呵呵,小女子就不敢自夸了。

老爸出作品选集,请我写序,我觉得有点好玩,就写了上面这些文字。

为序

写于右江民族医学院

2009年12月中旬

序言：《关于冬天的讖语》的读后感

杨瑞瑶

此书是老爸历年来的作品精选集。

我自是也看过一二，数量虽不多，感触却颇为深刻，而印象最深的便是《关于冬天的讖语》一文了。文章讲述了一对住在县城里的夫妻，小艾和大何。他们为了发财致富不择手段，制假买假，给牛肉注水。而大何由始至终都深知这是不道德、违法的行为，一直与小艾说“小艾，我们不杀牛了吧”，“小艾，我们已有许多钱了”之类的话，被利欲熏心的小艾却不以为然，还一味劝说大何。大何就这样在一边深知自己的错误，一边在延续错误中，疯了。

本文体裁为小说，全文以悲伤的情感为基调，对当前社会现象进行反思，批判和抨击了一些不法商贩和贪污受贿等不良现象，从而把此想法与观点传播到大众的思想中，引起大家的共鸣与相同的反思。老爸在文中虽然只塑造了几个简单的人物，但却让人感到他们的特点尤为鲜明，尤其是大何，让我感触最深且最心疼的一个人物。大何本是一个善良且淡泊名利的人，却让被利欲牵引着的小艾不断劝说，与种种的来自社会来自自身的压力逼迫，走上歧路。鲁迅说过：“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。”我想着大何的人生就是一场悲剧，而老爸把他内心的矛盾与痛苦都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出来。

他的正义与邪恶一直在做着强烈的斗争,以致他最后疯了。在我看来,他疯了不仅是一种解脱,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悲剧,而对于大众来说却是完美的结局,大家都认为恶有恶报,认为他是自作孽,自食其果。但是我想,这对于小艾来说确实是苦果自食,但对大何来说,他无非是一个被现实的无奈与压力压迫而疯的可怜人,他的善良他的美好都被这些钱财利益给摧毁了,给熏乌了。他口中那一句句“伪劣产品”,似乎在每天提醒着自己犯下了多大的罪孽,给自己判刑。大何这样的一个人物,我想不仅仅是社会上那些不法商贩的写照,也是一个对人性的深刻理解。

本书还有更多的美文佳作,我不一一评介了。

为序

十四岁写于老爸书房

2009年12月

目 录 Contents

序言：我和老爸旷日持久的战争 1

序言：《关于冬天的谶语》的读后感 3

◎ 小说 ◎

山寨人家 1

柴三驼子 27

关于冬天的谶语 44

过往城乡 57

◎ 散文 ◎

住户素描 67

郎娘祭 75

侗寨二题 78

路走溶江 83

◎ 诗歌 ◎

天下工程 92

山寨情怀 94

桥楼写意 97

断 章 99

◎报告文学◎

为了“321”	101
从岢团桥到碗里碗外到乡官	120
念一本“仙人山”上种茶经	141
杉林王国子孙	157

◎评论◎

有关文学的几个问题	166
族群与底层：侗族社会的真实叙写 ——广西侗族作家小说写作述评	173
“载道”法式 ——肖启中小说读后	183
宁静的亲情关怀 ——读水坤小说《赶考》	192
后 记	197



山寨人家

人的灵魂投胎时，被守花桥的小鬼收了男左女右两边人脸。人到阳世后，就要养男育女，把两边人脸都挣回来。这样人死后转回去，小鬼才给过花桥，否则就成为游荡的孤魂。

——打古老流传下来的古话

那次在五保户共公家喝酒，要是甫忠不没遮没盖的说那句话，公德也不会下定决心，要违反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，叫儿子天树超生。

现在想起来，那天是有些不利是。不刮风也不下雨，架在山寨后沟溪流上的那座三根独木小桥，说垮就垮了下来。

那天山寨的上空，是那种特别的蔚蓝，透出来一种做作的假。寨子里便沸沸扬扬的流传着桥都垮了，这以后的月日只怕是越过越要倒霉了的话题。“如今这世道就这样相互哄着过的。”当时，公德心里这般思量，背了手走在寨里。他准备去看垮下来的桥。却被后来才在断桥处跌病的共公连推带拉，叫进原生产队的旧仓库，现在让给他共公作为住房住的屋去喝酒。

屋里已坐着甫忠几个老头，都是后沟三根独木小桥的原始搭建人。因为现在竟给桥垮了下来，酒席上几个老头也就不顾不上甫忠的脸，当面数落甫忠的大儿子明忠不会当家，说他当生产队长这几年，别人坳上楠寨，在队长带领下砍了茶油树改

种茶叶，现在家家都是一年下来能卖几千元茶叶钱，而明忠不仅不干这种好事，还把生产队时置办的打谷机、水碾房都卖了。还有，得了钱也不干正经事，比如把后沟的三根独木小桥改建为一座能挡风避雨的福桥，不至于让它如今竟垮了。现在桥不见，钱也不见了，简直就像败家崽。要不是公德及时开口发话，把他撤换了下来，说不定共公现住的旧仓库也要被他卖了。

席间，公德沉了脸，不说一句话。人家埋怨明忠一句，他就斜视甫忠一眼。结果甫忠就粗着脖子，说了这么一句话：“明忠是我儿子，公德把他换下来，我没话说。这酒我没脸陪公德喝了。我回去叫我孙子来帮我喝。”

甫忠的大儿子明忠养了两男一女三个娃崽。

在寨子里，公德作为一个靠威信在众人面前说话的寨佬，轻易是不开口说话的，像甫忠这种没油盐的话，公德更不会当众作答。可当时甫忠的话，让公德心里冒火：好啊，你让孙子来陪我喝酒，你是在欺负我儿子天树只养两个女儿，我只有孙女没有孙子呀。所以散了酒席回家后，公德终于开口给儿子天树说话：“你超生给我养个男孙吧。政府要罚多少咱都认了。你不要和别人都穷耗在寨里干些不来钱的活，过几天明忠他们去桂林伐木头挣钱，你也去吧。”

当然，这都是半年前的事了。半年多来，不见天树寄来一分钱回家，寨里又不断出一些酸酸咸咸的事情，公德心里落得个怎么也不能平展。

“舅喂，二北后沟林场，昨天叫哪个要野死埋不进祖坟山的，毁去好多幼树了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火塘旁边的睡房里，公德正在被窝里烧烟锅。火塘边怀有身孕的儿媳筠竹正在做早饭。通红的火苗把三脚架上的铁鼎

舔成一团沉重的黑色。

今早晨公德早就醒过来了。刚醒过来时，木格子窗外还凄清的一片白蒙。也就从那时候起，公德就再也睡不拢眼皮。公德被自己下夜里做的那个噩梦唬得心口直犯痛。那梦做得好背时。公德梦见自己正在桐木镇商店里相中一个香炉，站着的地底下忽然张开一个大口，一个无底的深渊把他连人带炉一起吸了进去。公德被这横来的灾祸吓得脑里“轰”的一声炸响，头发就竖直着恐怖。下沉下沉，一个冷冷的声音从地心传上来。

“烧香烧香烧香。”

……公德翻了一个身，“呸”的一口痰便被吐到挺远的地角。一只母老鼠应声从床底下惶恐地出来，慌慌张张往窗户外边逃窜。

公德就冲火塘说话：“家本这些天不是忙着套老鼠吗？你去叫他来装几个套。”

“哦，舅喂。”火塘里筠竹应着，响着饭铲刮在鼎底的声音，和米饭被煮沸了的沸腾声。“舅喂，二北后沟的林场遭人砍了。”

二北是筠竹寨上娘家五堂哥。十年前打从桐木镇高中毕业回来，正赶上进行田地和山场都承包到户，他抢头把后沟那几块荒山场承包下来，用了近三年时间种上一坡又一坡的杉树。从此，就好像和寨上所有的人和事都对不上眼，与人说话刺声刺气阴阴的。明忠卖水碾房那回，他不但不同意，与明忠狠狠吵了一架，还跑到乡政府去告明忠是破坏集体经济。半年前公德发话让他顶了明忠的队长职务后，寨上有些人更藏掖掖的怵他。因为他不但会把寨上哪个娘婆的肚里怀了崽的情况汇报给乡政府，让乡政府来抓超生，还时不时地找上一些人的家门去，和人家吵一架。

“知道了。”公德说。

公德刚才掐手给自己夜里做的梦算了一卦，算到高村衙安（即阴间）花桥头，卦就算不过去了。古语说，阴间阳间，花桥中间连，这头桥行人，那头桥走鬼，花桥过不去，不是缺男就少女。自己的卦算不过花桥去，只怕是自己只有孙女没孙男呢。公德这么想着，就想到自己家要断香火的情况。公德一想到香火，再想到夜里那梦，急忙起来穿衣。

“筠竹，家里还有做道场的香和纸吗？”

“没有了，舅喂，你说要做道场吗？”

“……娒姣呢？”

“上共公家帮忙去了。”

走出睡房来，公德抬脚往外就走。

“……舅喂，二北后沟林场这事，你老可要在众人面前说话呀。”

寨背山冈上，秋阳还没有出来。寨前坎间山样的堆着无数稻草垛。走在寨里，公德脖子一冷，凉凉的好像有水落进来。公德抬眼望去，原来架在木楼榫头上的防火水管漏了。公德便思量，五保户共公前几天在后沟断桥处溪里这一跌病了，防火员该换另一个人了。

生产队旧仓库五保户共公家的火塘边，坐了一圈来探视共公病情的人，正有一茬没一茬在说着如今超生挨罚款的话题。人圈旁甫忠在努力地凿着一个梭头。火塘里烧着刚放进去的松柴块。屋里涌动着一股松香味，还有单身家庭特有的霉味儿。

“坳上一家前个月超生，挨罚八千。”

“坳上人有钱。”

“有钱也不能这么花。”一旁甫忠恼了扯横被窝说。结果引来这样一阵口诛：

“甫忠你光嘴软。哪一日不见你在凿梭头卖，要帮明忠和

三姑交超生款。”

提起三姑，便仿佛提起仇恨。甫忠勃然大怒，咬牙说：“吊他内(妈)，一分钱也不帮她。”觉得仍不解恨，又补一句：“这个让狗吃了良心的女人。”

众人哑然。各自受了甫忠言词的感染，想象着三姑做的那些缺德事：嫁给明忠家才三个月，就把明忠和小叔分了另过；她母亲死了上高村衙安，哭丧歌不多唱几首，道场也不做，唢呐也不吹；已经养了一男一女两边脸都有了，还要超生现在的老三，让政府罚了款……屋里一个短时间沉默着。不知哪个叹了一口气，众人便一个圈跟着叹起气来。众人叹气过后，甫忠把手中的梭头往地上一墩，怒视着他们：“这个绝内，今儿又怀上了，还要超。说要再养一个女的，整够两男两女过花桥有双保险。”

“啊！”众人又张着口，都为三姑准备双超生而惊讶，异口同声地责怪甫忠也不好好劝劝三姑，做个家公也不合格。

“说什么？我能说了政府也就不罚她款了？”甫忠凶着众人。

众人于是又都点着头，又异口同声地叹息了一阵。正叹着，门眶一声，公德推开门进来。

“公德来啦？！”一屋子敬重的声音。

“别学家本光图嘴痛快。”公德沉着脸，又斜视甫忠一眼，“你们应该学人家二北，也开几块坡，种些树。好马在腿上，好汉在手上。”公德一张张脸看过后，又问：“娉姣呢？”

“赶圩去了，公德。”一屋人忙回答。

“嘭”的一声，公德关了门出去。

脚步声远去了，甫忠就开口骂二北：“汉奸。”在寨子里，除了公德，甫忠谁也不怵。

“听说他从高头要来十万多元钱，要我们全寨养氨化牛。”一个人神秘地说。

甫忠就骂：“养个吊！1974年队上办养猪场，不一个个都死了？”甫忠像个彻悟的艺术家，“我们都不要黏这事，让他一个人养去。”

“就是……”

“对！别黏这事。”

众人又都点着头，一脸确定的神色。甫忠此时手上的梭头已凿出模样来了，他不理会了众人，独自歪着头在那里眉来眼去地瞄准。

一个人说：“听说他后沟林场遭人毁了不少树。”

“公德他知道这事了吗？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一屋人便久久的沉默。

“做人要做虎吞，莫做蛇咬。”甫忠突然没头没脑凶着众人。

占得一个摊位的忠作又以五元七的价钱卖了一个梭头，正把几张角票找给面前的买主。猛抬头，看见了在人群中拥挤的三姑。

“阿埋(嫂子)！”

圩场设在桐木镇河岸的两边街上。卖的人多，买的人也多，不卖不买的人更多得出奇。人们从两边山里汇聚来，整个圩场像炸了一窝蚂蚁，拥挤出一路嘈杂。

三姑胸前护着个布袋，从嘈杂中挤到摊前，叫道：

“吊他内，差点就搂起来了。”

又叫起来：“他叔喂，你甫又给你来买梭头呀。”

又叫起来：“满崽贵，大崽累，我嫁到你家十多年了，你甫可从不让我来卖这能变成钱的木头疙瘩。”

忠作知道讲不过三姑的芦笙簧片嘴，不耐烦回答，只好一眼一眼地骂着她。

三姑把布袋打开，袋里鲜鲜的山菇便在赶圩人的眼里表现出艳丽。

围来好多人要买菇。

忠作急急忙忙往人潮中挤去，回过头来丢下一句话：“阿埋，梭头你卖吧。”一脚踩到一个赶圩人脚上去，踩出一串话来：“套里跑了画眉鸟啦？你挤什么挤什么呀。”

接着，就听见身后三姑大声地凶人：

“这么好的梭头七元卖给你？十元！”

医院在圩场这头。娒姣从取药窗前退出来，一转身，看见了大门口伸头缩脑的忠作，便朝过道那头走去。

“说好一点钟一起来给共公买药的。”医院旁边的桂花树下，娒姣这样埋怨忠作。

“我甫要我帮他卖梭头。”

“那东西，值什么钱？”

“我甫卖了几十年。”

便有一个孕妇腆着肚子沉重地走进医院。

娒姣就把一张脸羞红着给忠作看。埋着头，用脚搓着鞋面前的一颗石子：“忠作，入了冬咱俩就把酒办了吧。”

沉默。

“老实说你听，我哥天树要超生。”

“天树超生，关咱俩什么事？”忠作问。

“我甫要我再在家几年，帮他还清罚款。”

“这……这算什么理。”忠作显出无限的无奈来。

“可……我现在只攒三千块钱呀。”忠作又说。

“差不多了。”

“各人回去都跟甫说吧。”两人转过医院大门往街上去，“买那么多香和纸做什么？”忠作又问。

“我甫捎话叫买的，说要做道场。”

散场的路上忠作挑一担卖剩的梭头，埋怨三姑：“你们女

人就不中用，连个梭头也卖不出去。”

“狗嘴！现在的人，都细毛得臭酸。”

“谁叫你要吃人家那么咸。”

“我咸？”三姑一下蹦起来，“三姑我自己养一个崽，乡政府罚我七八千元，我咸？”

一路再无话，唯有担头的梭们碰在一块响着“不懂，不懂”的声音。

太阳偏下后沟时，孕妇筠竹喘着气，来到溪边洗衣服。溪水就打寨前流去。半年前霉垮的那座三根独木小桥，还歪斜在那里。半年多了，寨上竟找不出钱来重修。山寨人只好绾着裤脚涉水过溪。前些天五保共公打后沟担柴回来在溪中跌了一身水，回家就病趴下了。

寨里有人匆匆走过来，问：“筠竹，还干活呀，真够狠的啊。”

“呵。”筠竹微笑着，目光雾蒙蒙的。就看见二北拎了支猎枪从后沟往这里来。筠竹怔了怔，儒儒唤着二北：“五哥。”

二北阴着脸看筠竹：“多久日子了。”

“五哥。”筠竹哀求地望着二北。自打半年前公德让二北替了明忠当队长后，二北就更少与人说话，一天里只阴着脸。寨里人背后都骂他“汉奸”，说他当了小小的队长，寨上谁家女人肚里怀有种，他都往乡里汇报，让乡镇府计生工作队下来一抓一个准。

“我是你哥。”二北沉沉吼一声。

“七、七个多月了。”筠竹一下感动，脸上现出一丝笑容。“五哥，就不能邀大伙齐齐心，再把桥架了。”筠竹望着断桥处。

“都忙着超生过花桥，谁来架。”二北冷淡地望着寨子。这时，不知谁家木楼檐上的杉木皮落下一张来，愣生生在地上竖着一刹，“啪”就卧倒了下来。